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832
23 January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八八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 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萨利姆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斯托比先生

芬奇先生

斋藤先生

基希亚先生

马哈茂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谢勒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918)

主席：按照昨天安理会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南非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按照通常的理解，到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时，我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也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米尼康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皮特里克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拿先生（赞比亚）和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接到古巴、约旦、波兰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古巴、约旦、波兰和印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在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现在请第一位发言人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一项决议，来结束有关纳米比亚的辩论；在决议中规定对纳米比亚人民给予他们所寻求的支持，使他们能够行使自决权，从而获得完全独立。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明目张胆、狂妄自大、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公然蔑视，就更有必要来采取这种行动。昨天，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安全理事会过去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每次都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有其政治、法律和道德基础的。这才使安理会一致地、或无异议地通过了相当多的决议。

但是，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决议都成了纸上谈兵。这种情况的确是造成纳米比亚人民严重忧虑和不满的原因。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国际生活上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纳米比亚问题所必须发挥的作用，继续怀有信心，因此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难以理解。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每年通过的决议，显示出联合国对促成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的关注。

联合国除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负有义务之外，按照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145(XXI)号决议，它还负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

例如大会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同时决定由联合国对该领土直接负责。

一年以后，在一九六七年，大会设立了一个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责成这个理事会管理该领土直到它独立为止，并要求该理事会同南非当局发生接触，以便订出关于把该领土的管理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程序。

由于这些决议，安全理事会决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留驻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安全理事会重申南非有义务撤离这个有国际地位的领土。

类似的规定也得到重申。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

但是，尽管有这些决定，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此外，正如这次辩论显示出来的，又有了新的因素，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危害到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应该在这次辩论中，考虑到一些因素和情况，其中我愿指出下列几点：

首先，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否认和压制纳米比亚人民按照其民族愿望作出自己的决定的神圣权利。

鉴于殖民主义枷锁的继续束缚，并鉴于殖民主义者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他们便无他途，只有从事武装斗争，来恢复他们的自决、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二，我们所面对的是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同时顽固拒绝离开该领土的问题。南非为自己留驻在纳米比亚辩护的论据，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的咨询意见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已经显示出这一点。

半个世纪以前，国际联盟赋予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已是过去的历史，那时并没有

征求各国人民对自己的命运的意见。因此，很明显地，纳米比亚人民所一直拒绝的这种情况，在今天是不可能有任何法律上或道义上的效力的。假如我们再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已经确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同时决定将该领土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留驻纳米比亚究竟非法到什么程度。

南非非法留驻纳米比亚，是悍然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同时违反国际生活中一致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神圣权利的原则。

第三，南非继续蔑视联合国，顽固拒绝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多次呼吁非法占领政府从纳米比亚撤出的各项决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次辩论结束时通过一项关于纳米比亚的新决议，应同时就实际措施作出决定，以便确保其各项有关的决议得到执行。

第四，我要提到南非为了执行它目的在将纳米比亚分割成班图斯坦并将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推行到这个领土的计划，而采取的变本加厉的政策。

很容易看出，南非妄图使纳米比亚领土陷于四分五裂，并以发展宪政强加于人，所追求的仍是许多旧目标之一，那就是将这块领土并为己有。

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都谴责了这些手段，强调指出所谓立宪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分化纳米比亚各族，破坏该领土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南非召开所谓的立宪会议是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公然践踏。这个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要求非法行政机构从领土中撤出，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安理会有责任使第366(1974)号决议生效，重申联合国的权利，同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协商，在纳米比亚着手进行并监督选举。不用说，只要南非占领军还驻扎在纳米比亚，这种选举就不能进行。只有作为该领土唯一合法当局的联合国，才能监督这种选举，联合国非这样做不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南非侵犯纳米比亚领土主权及其民族团结的各种行动。联合国有责任保证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的国家向前发展。

第五，南非当局继续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事实上，南非最近加强了它对民族解放斗争的镇压和恐怖行动，尤其是在联合国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后，更是如此。警察大量逮捕纳米比亚爱国份子，不经审判就拘禁他们，并使用酷刑和恫吓。其他的发言人也提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权利是怎样残酷地受到剥夺；他们也提到警察对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西南非民组，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这些镇压行动，造成大批纳米比亚难民逃到附近的友好国家。

大会正确地一致谴责南非的这种做法，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的种种原则，公然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权利，有意冒犯人类的正义和尊严。

第六，正如西南非民组的代表着重指出的一样，南非占领当局愈来愈在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设施，并将该领土军事化。更加严重的是，纳米比亚领土目前竟被用作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的基地。这是对国际法原则的又一次公然破坏。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的做法，证实了罗马尼亚多次重申的一种意见：维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残余，严重地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紧张局势、侵略和冲突的长期根源。

罗马尼亚坚决支持要求南非军队立即从安哥拉撤出，停止可能使该地区的局势恶化的一切行动。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这些考虑是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有力行动的，这样才能完成它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采取实际措施，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自决权，

从而获得完全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南非军队绝对必须撤出纳米比亚，同时南非必须完全离开纳米比亚。

应当采取措施，以确保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方面，不再无视于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也不再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在这方面，罗马尼亚代表团对西南非民组各项符合实际的建议，给予高度评价。安理会应当把这些建议考虑在内。

在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中，罗马尼亚站在他们的一边，积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以取得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同时确保纳米比亚家园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

在罗马尼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齐马的协商中，在罗马尼亚—纳米比亚联合公报中，都表明了这一立场。

罗马尼亚当时重申，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给予政治和物质支持，以实现将纳米比亚建成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的正当愿望。

罗马尼亚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理事国之一，赞成通过一个采取具体有效措施的方案，使该理事会能够执行大会交给该理事会的委任统治权。

罗马尼亚将会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以确保纳米比亚完全独立，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踏上发展、经济和社会进展的道路。

罗马尼亚代表团确信，现在在安理会进行的辩论，将会取得积极的结果，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安理会的各理事国中，对纳米比亚目前形势的理解，意见有广泛的集中。我们确信，安理会将会按照纳米比亚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愿望，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希望在寻求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致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以事实来证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能够贯彻执行它们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是十分可能的，甚至是很适当的。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将会尽力取得这个结果。

赖亚力先生(中国):过去一年,非洲形势十分令人鼓舞。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相继诞生,南部非洲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未独立地区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深入发展。非洲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分裂的斗争有了新发展。非洲人民斗争实践证明,解放斗争终将获得胜利,但是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种族主义和老殖民主义不甘心覆灭,会进行垂死挣扎。超级大国争夺会愈来愈加剧。一个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了控制南部非洲的战略地区,争夺欧洲,加紧全球战争部署,加紧了同前一个超级大国疯狂的争夺。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非洲团结大局和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遭到威胁。南部非洲局势的发展使非洲人民日益认识到“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危险性,因此只有,把加紧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同反对和排除超级大国干涉、颠覆、分裂非洲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维护非洲团结这一大局,才能促使民族解放斗争继续胜利前进,才能赢得整个非洲大陆全部的解放。

过去一年,纳米比亚人民在武装斗争道路上继续取得新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十分恐慌,因此,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加紧推行反革命两手政策。它除大力扩军备战,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外,还派遣军队入侵安哥拉。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这一罪恶活动,我们表示严正谴责。我们对那个打着解放运动“天然盟友”招牌的超级大国对安哥拉的疯狂干涉,我们也表示强烈谴责。我们坚决主张包括南非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安哥拉。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还竭力玩弄欺骗阴谋。去年九月一日至十二日以建立“多种族”国家为名的所谓“制宪会议”,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加紧进行“班图斯坦”政策的一场丑剧。这场丑剧从一开始,就遭到广大纳米比亚人民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这是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我们深信,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一定能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加强团结,把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斗争同安哥拉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以及超级大国干涉和侵略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挫败超级大国的种种阴谋诡计,最终一定能取得纳米比亚完全的解放。

主席：苏联代表愿就程序问题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昨天会议的逐字记录说，你曾向南非代表解释，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而不是讨论安哥拉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却一直在大谈安哥拉。如果安全理事会愿意讨论安哥拉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奉陪，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纳米比亚问题。因此，中国代表应该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而不应讨论安哥拉问题。

主席：在我再度请中国代表发言之前，我愿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尽可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显然，我无法阻止任何一个安理会的理事国不发言，阻止他不讲他愿意讲的话。关于这点，我的那些对安理会具有更丰富经验的同事们，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不过，我还是可以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尽量克制自己。

赖亚力先生（中国）：在我继续发言之前，我要劝告苏联代表仔细听听中国代表的发言，看他能不能找出同目前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不相干的一句话来。

中国代表团认为，二十多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曾做出不少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的决议，但迄今未能执行。根本原因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得到帝国主义大力支持。我们认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途径应该是：必须坚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历次有关纳米比亚决议的正确立场，南非当局必须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必须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所有军队及其行政机构，让纳米比亚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独立。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非洲国家和人民一起支持和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他们取得完全的胜利。

斋藤先生(日本):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在南部非洲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这种形势一度曾激励我们希望纳米比亚的局势也会略有好转。可是,令我们失望的是,南非于去年五月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昨天南非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证实了这点,这封信载于S/11948号文件内。同时,南非在种族团体的基础上,举办了地方选举,因而并没有广纳所有的政治势力,包括西南非民组,参加这种选举。南非也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在温德和克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意向声明。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视这些发展。

在我谈到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向安理会回顾一下我国代表团对纳米比亚问题所采的基本立场。去年六月我在这里说明过这个立场,现在我再在下面把这个立场大略地讲一遍。

日本认为,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从该领土撤出。就日本而言,有两项原则必须加以落实:必须保障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必须维护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

安全理事会再次得到授权负起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责任。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打破目前的僵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采取现实的态度,集中努力来处理最急迫的需要。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对于当地选举所作的种种安排,很遗憾地并没有兑现它的诺言,它答应让该领土的所有政治团体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参加“任何和平的活动,包括选举制宪会议的代表”。我们大家都知道,选举是根据充满种族歧视性的法律和惯例来举行的,所有政治组织都不得进行自由的政治竞选活动。

因此,南非强加于选举代表的一些限制,主要决定了制宪会议的组成。南非

声称，它的决定反映了该领土全体居民对决定该领土前途的机构所自由表达的意见，对于这种论调，我国代表团觉得无法苟同。

由于这些发展，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表示它越来越关切南非可能有一天会在事实上将一种生米煮成熟饭的情况摆在本组织面前，南非会声称这种情况是由该领土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利所造成的。

发生于最近几个月的这些演变，使得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在重申人民的自决权利和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的同时，应当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举办自由的民主选举，确保所有合格的选民都可参加决定纳米比亚的前途。

如我在去年六月我们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所说的，日本仍旧深信必须在联合国监督下举办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决定其政治前途的选举；深信必须让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组织进行选举活动，发表它们的主张和从事免于恐惧、免于恐吓的政治活动；深信应当让所有因政治理由而过着流亡生活的纳米比亚人，都在不会有被捕或被拘之虞的情况下，自由地回国，并且确保他们参与自决过程的权利，包括政治竞选活动和选举活动。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散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工作文件中就有在联合国监督下举办这类选举的规定。

此外，为了保障这种自由的民主选举，必须作出详细的安排。因此我建议，应由联合国派出代表同南非政府进行谈判，讨论选举的日期、日程表和方式，以及联合国的监督方式。安全理事会可以建议纳米比亚理事会接受这项任务，要不我们也可请秘书长或他的私人代表负起这项责任。

因此，我有理由希望，安理会将会一致通过一项包含这些规定的决议。

一致通过一项建设性决议的行动，将证明安理会决心继续努力，促使南非遵守有关的各项联合国决议。安理会从而可以巩固朝着达成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

我已注意到南非常驻代表的信和发言，其中南非政府再度建议同双方都可接受的秘书长私人代表进行谈判，并且还建议同非洲的领导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进展的情况和发展的形势。

我国代表团愿意相信那些发言的诚意和善意。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我吁请南非政府对我现在建议的作法采取有利的反应。

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任何包含这些措施并进一步加强安理会所取得的进展的决议。

我们希望，由于安理会一致同意这种决议，我们将发现自己正走在可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公正持久解决的大道上。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利比里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米尼康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先生，你是非洲优秀的儿子，自决的有力提倡人和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雄辩滔滔的发言人。首先请让我向你表示，当我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讨论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愉快。我国代表团的确希望，由于你担任主席，安全理事会将对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作出一劳永逸的积极贡献。

我的确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向安理会发言，对于这个问题，利比里亚从头就非常关切。

经过许多年的辩论和谈判之后，纳米比亚问题仍然年年列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议程，完全看不到达成令人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希望。可是，我国代表团现在却感到振奋，感到乐观，因为，主席先生，在你的指导下，目前的讨论一定会产生早该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将向世界表示安理会的关切和利用其影响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

关于这块非洲领土的前途，大家在安理会已经说了不少，可是，我们的辩论一点也没有减轻英勇的纳米比亚人的痛苦。

七个月多一点以前，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塞西尔·丹尼斯阁下，就纳米比亚问题，特别是就“南非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问题”向安理会发言，当时他强调种族主义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根源。他支持一个独立统一的纳米比亚建立在多数裁定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提出警告说，至于这种独立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或更多流血的方式来达成，完全是南非政府的责任。此外，他还说明了我们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的意见，他说，这段的意思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纳米比亚的选举。然后，丹尼斯外长请安全理事会申明并维护联合国举办这种选举的合法权利。最后，他特别请安全理事会迫使南非停止采取任何目的在利用以强制与恐吓的手段选出的制宪会议，把班图斯坦政策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行动。

利比里亚代表团吁请通过讲道理、摆事实，来达成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且建议采取合理行动以避免斗争和流血，可是都被束诸高阁，无人理睬。

由于南非一直拒绝遵守安理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从而暴露了它全然漠视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真面目。局势已经恶化到对联合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步。

显然，南非无意于改善纳米比亚人民的教育、社会和经济状况。南非的最高优先是贪得无厌地追求利益，因此，纳米比亚取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的问题，就根本得不到优先了。

《关于纳米比亚和人权的达喀尔宣言》有力地强调了纳米比亚自决的原则和恢复其基本的民族权利。安理会要是没有为纳米比亚的前途带来一些希望，就决不可休会。在安理会内常常阻止通过有意义的决议案的理事国，现在必须考虑当前纳米比亚一带风向的转变，从而决定影响南非，使它在该领土内从事一些建设性的变革。

南非的盟国说服南非明确地宣布接受纳米比亚的自决和独立，真的这么困难吗？它们真的这么难以敦促南非接受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制订一项保持整个领土统一

的解决办法吗？是不是因为讲道理的人都变得这么死气沉沉，以致使他们连合理的行动都不能采取了昵？

我国代表团认为，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在于南非接受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和《达喀尔宣言》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认为，现在吹遍非洲的独立之风，一定将会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吹到纳米比亚的。

最后，我们愿促请安理会订出一份明确的时间表，大概列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应该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时候来举行选举。关于这点，安理会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来促请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

主席：我非常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波兰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雅罗谢克先生（波兰）：我很高兴本月内第二次向由你主持的安理会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让我有机会提出波兰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要求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有两个正当理由；第一，波兰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第二，波兰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同为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这种态度源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源于“为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而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部分。

现在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纳米比亚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确实是历史残迹的一个特例。它不单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听凭一手将其制造出来的人随意处理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当前世界事务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不可分性，纳米比亚问题具有下列三重性质。

第一，它是一个饱受南非残酷镇压的人民的民族问题，南非致力于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一贯顽固地侵犯他们的人权。

第二，它是一项同绝大部分非洲大陆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南非在纳米比亚增

兵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邻国的基地，这种行动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南非政权喜欢把侵略的矛头从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指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明天，它也许会把侵略的矛头指向非洲大陆的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厚颜无耻，还想把它的政府的种种丑行，诿过于那些一向站在争取自由的战斗前列和诚心诚意支持被压迫的人民的人——就象他昨天的所作所为一样。这是一个贼喊捉贼的典型例证，一个当场被捉住的小偷，一边设法逃跑，一边却高声大叫：“你想溜走，小偷！”。

以中伤苏联出了名的某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那位代表，实际上，却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站在一边，和他异口同声，诽谤苏联，从而企图将安理会的辩论导入歧途，转移人们对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所处困境的注意力。这种作法，已经不是第一次，虽然令人深感遗憾，但已不足奇怪。

第三，纳米比亚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这些年来，充分的证据显示出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行径，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波兰人民共和国一贯遵行其长期的原则性政策，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独立的正义斗争。今天，我们再次厉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高压手段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行径。对于纳粹主义的余毒，我们波兰人是深受其痛苦的，南非似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从其希特勒主义的前辈继承了纳粹主义的衣钵，我们决不容许纳粹主义阴魂不散，缠绕着千千万万的南非人和纳米比亚人。因为，对于当地的纳米比亚人民，特别是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成员，横遭杀害、大量被捕和被拘禁，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看法呢？

为了混淆世界舆论，南非举行了没有一名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的所谓制宪会议，并且继续推行其“班图斯坦化”的种族主义政策，这项政策对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另一项严重的威胁。

我愿乘这个机会向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致敬，他们在其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不顾种种迫害，继续进行斗争，反抗非法占领他们的国家。

就纳米比亚的局势而言，达成解决办法的一条道路，就是执行联合国相关的各项决议。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会员国已越来越认识到这点。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某些西方国家，也就是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成员，同受到世界大家庭彻底谴责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所进行的勾结，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我们不能不再次注意到，正是由于这项勾结政策，才使安理会不能于去年六月对南非政权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

我们必须作出新的努力来扭转当前的纳米比亚局势。尽早作出这种努力，非洲大陆就会有更为稳定的和平。

在内政方面，这些努力首先是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撤出纳米比亚，从而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恢复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在国际方面，这些努力需要对南非增加压力，迫使它从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的行政当局，并满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安理会第366(1974)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

如果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个个都具有善意的政治意愿，无一例外，这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正是纳米比亚人民所期望于安理会的。因此，我完全赞同西南非民组的行政书记，摩西·加罗布先生昨天向安理会讲过的下面这些话：

“我们到联合国来，事实上到安理会来，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有义务帮助我们……安理会必须履行的，正是这个义务，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第一八八〇次会议，英文本第22页）

主席：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刚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和宪章及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尔邦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担任主席感到非常满意。由非洲的一个杰出的儿子来主持我们对这个所有非洲人民深切关注的问题的讨论，的确是最适当不过了。而且，由一位在联合国为促进非殖民化进程而作的努力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主持这些讨论也是很适当的。我们相信，安理会在这种杰出的领导下，一定能为促成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作出重大的贡献。

南部非洲的最近发展，特别是这个地区前葡萄牙领土的纷纷独立，具体表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就要结束了。尽管这些预兆清楚明确，但是南非政府还是不断地妄图在纳米比亚领土内强迫施行非法统治。虽然这些措施可能得逞一时，推迟了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是，我们相信，终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领土的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

联合国在一系列决议中对如何达成独立目标的最好办法已经列出了基本规定。正如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发言中提到的，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要求南非政府

“……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采取必要步骤，……实行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

我国代表团必须承认，我们对南非政府继续顽抗国际社会为贯彻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和其他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的规定而作的努力，感到失望。我们很遗憾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比勒陀利亚政权同联合国和纳米比亚人民的交往时仍然明显地表现出毫无诚意的态度。尽管南非政府自吹它对非洲其他国家奉行所谓“缓和”的政策；尽管南非政府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给秘书长的信中

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它们自己的宪政和政治前途，可是，南非政府却继续奉行与此相反的镇压政策，继续强化它对这个领土的非法占领。这种杀害、大逮捕、拘留、拷打和鞭打等警察国家的措施，在二十四国委员会一九七五年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共同意见中已经提到了。其他发言人在安理会里也已经详细地谈到了。

此外，南非政府还加倍努力，把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的头上，继续妄图实施民族班图斯坦化。这些政策屡次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谴责，最近一次是大会第3399(XX)号决议的谴责。可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经审慎考虑而作出的判断，仍然继续大力推行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很明显只是为了妄图使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控制长久持续下去。例如“本土”这个阴谋，其结果将使这个领土四分五裂，使百分之八十非洲居民被迫居住在面积只占百分之四十的最贫瘠的保留地上。这些“本土”人口过多又几乎毫无资源，绝对不能成为可以生存的独立国家。

南非还强迫推行一种教育制度，使得几乎所有的土著居民都不能够享受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以求长久维持南非的统治。纳米比亚人民如果没有管理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技能，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永远依靠外国行政机关来继续管理他们的本土。

南非还不断鼓励，特别是鼓励外国的跨国公司，剥削纳米比亚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土著居民从这种剥削中得不到丝毫好处；事实上，是剥夺了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

联合国坚决反对这个非法政权为加强和扩大其对纳米比亚的控制而采取的这些作法。大会自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审议这个问题以来，便逐步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撤销南非的委任统治。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的咨询意见确认了这项行动的合法性。

印度尼西亚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从一九六七年成立以来便一直密切注意这个领土的发展，并且不遗余力地援助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斗争。我国代表团认为，最近的两项行动——即设立纳米比亚研究院来训练纳米比亚人民的自治能力，和颁布第1号法令，规定对非法剥削这个领土的自然资源的惩罚——对促进这个领土的人民的福利是极其重要的。

本组织范围外所进行的活动也加强了联合国的这些和随后的行动。最近的一次这种活动是召开纳米比亚和人权问题达喀尔会议。这次会议揭露了在纳米比亚发生的，特别是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班图斯坦化政策所造成的情节重大和继续不断的违反人权的事件。希望使国际社会集中注意这些违反人权的事件以后，能扩大加深国际上对南非政策的反对。我国代表团愿保证同这些努力充分合作。

尽管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和个人采取了这一切行动，但是南非仍然维持着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我们应当在南部非洲历史的这个关键时期问问自己：为什么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际社会再三表示严厉反对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推行它的政策？

这种违抗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无疑是南非得到某些会员国以及一些跨国公司的支持。这些会员国拒绝彻底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它们还继续以武器供应南非，使南非得以通过建造庞大的军事基地来加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并且以侵略来威胁它的邻国，这种作法正在助长一种具有爆炸性和高度危险性的局势，这种局势不仅危害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很可能威胁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再次最强烈地促请那些继续给南非以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的国家，遵照第3399(XXX)号决议的条款，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这样，它们就会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作出极其重大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些措施将会取得有益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要迅速结束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那么很明显，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并且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必须就南非代表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和就我们已经细心地研究过的并在第 S/11948/Add. 1 号文件中阐明的南非政府的立场简短地说几句话。主席先生，对于你昨天对南非的立场所作的透彻分析，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但是，我要说，实际上整个国际社会都对纳米比亚的发展表示关怀，然而，经过了那么多年南非政府仍然认为这种关怀不值得予以考虑，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此不得不感到震惊，而且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再次听到南非代表说：联合国无权过问这个领土的问题；人民无权以公开、民主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南非政府拒绝承诺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南非甚至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个国家在它们的外交新方针中所提出的温和要求都不接受，这再次证明它对国际舆论的蔑视。虽然我们曾经希望南非最终会软化它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可是不幸得很，我们在这些发言中所听到的仍然是已成为南非立场的特征的那些目中无人和自以为是的论调。

我国代表团认为，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发言时详细讨论过的由安全理事会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建议，作为对南非立场的反应，非常值得推荐。

这种选举的一大优点是能够确保这个领土的和平改革；因为，在南非不断镇压的情况下，不能期望那些寻求纳米比亚的解放的人将无限期地采用温和的手段来争取解放。有鉴于此，印度尼西亚支持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提出的关于自由选举的计划。南非政府的代表们经常声称：西南非民组的自由斗士并没有得到大部分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而只是企图用强制的手段来赢得他们无法经由投票取得的东西。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这一套，那么他们就不应当反对举行公正、自由和公开的选举。我国代表团相信，在允许各有关方面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充分参加的条件下由联合国

主持举行的这种自由和公开的选举，将能准确测出舆论的向背。

如果这个提议遭到南非的顽固拒绝，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采取其他符合宪章规定的措施，以保证第 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得以贯彻。

不管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还是完全同意西南非民组的代表昨天所说的话：“纳米比亚的解放只能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实现。”（第一八八〇次会议，英文本第 22 页）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要再次促请安理会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使南非政府相信它目前在纳米比亚采取的政策是白费心机的。这样，安全理事会不仅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还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本人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没想到在我之前的发言者都是那么简洁。关于让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要一再重覆同样的事，他们似乎觉得很厌烦了。这个问题实在也拖得太久了。

但我觉得，从我们在联合国谈非殖民化开始，就一直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因此不论是在这儿或是在大会，每当我起来发言时，我不仅有义务重复我一再说过的话，而且也有义务把联合国的会员国，特别是那些对南非还有影响力的会员国，鼓舞起来，作出一些根本的改变，免得我们老是绕着弯子，弄得晕头转向，一事无成。因此我们显然不能不对某些国家提出不好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我们本来是应该避免的，可是毕竟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一年又一年地弄得很不耐烦了。我记得六十年代中期，大会召开一个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特别会议——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个地方命名为纳米比亚之前，当时称为西南非洲。我想那时候

支持南非的会员国都还愿意作出一些根本改变，以有助于那块委任统治地的解放，——至少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些主张妨害这块委任统治地的解放。不用说，除了南非之外，没有一块委任统治地是还未解放的。我们都感到很欣慰，英国皇家殖民地和其他譬如法国和最近的葡萄牙殖民地都已经解放并获得了自由。纳米比亚怎么搞的呢？各位代表是否还记得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告诉我们它们正完成它们在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领土上的托管任务时，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我不认为西南非人民是劣等人民。他们早就应该获得自由了。

不用说，在二十年代初期，我们之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就反对委任统治办法。当时我还是个青年，但我们知道委任统治地是伪装的殖民地，我记得那些委任统治地的高级专员告诉我们，假以时日这些领土都能获得独立。我特别是指土耳其帝国的委任统治地国家象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而言。要不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委任统治地很可能还是在殖民统治之下。难道我们非得来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使纳米比亚得到解放吗？这就表示我们缺少决心——不仅是缺少政治的决心，而且是缺少友善的决心。我们还是彼此坦白点吧。我不想把安理会的事搞得更糟，所以我不想提名道姓或指出为什么本组织内某些国家会独断专行，自圆其说，就拖延纳米比亚的解放这件事，他们嘴里说着的是一回事，可是暗地里却还是偷偷模模地帮着南非。

如果我们不要一语中的，如果我们不要直言不讳的话，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大家坦白点吧。纳米比亚解放的障碍因素至少有三个：经济的因素，战略的因素和种族的因素。我们分别就每个因素来谈谈。

先谈经济因素。我从许多来源听说纳米比亚非常富于自然资源。不时有人告诉我，虽然它看来是一片荒地，其实埋有许多种矿藏。很好。那么为什么不让南非共和国分一杯羹呢？我不认为当地居民会要南非矿冶工程师和商人卷铺盖

走路的。他们叫喊着要求的是自由。我敢说他们会欢迎南非和南非的朋友在经济上共同合作。我所谓的“朋友”就是指那些支持南非以及在南非有利益的人。这个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说，为什么南非要阻止这些迫切要求独立的人民的解放呢？难道在外国的枷锁下过了半个世纪还不够吗？他们是当地的人民。南非人原来是来自欧洲的。其余的人则是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是当地的人民。

我们来谈谈战略的因素。很显然的，某些大国——主要的大国不仅是想在非洲大陆得到特权，而且还想在那儿建立势力。它们自己都心里有数。安哥拉已经被提过十或二十次了。为什么纳米比亚人民必须为大国利益的冲突付出代价？难道这些大国还没有从在当年刚果发生的事件得到教训吗？卢蒙巴的被枪杀，我们记忆犹新。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再提起那儿发生的事，免得又把整个问题弄糟。但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在那儿有利益的大国都必须离开刚果，但我相信现在他们之中许多国家都和刚果有贸易来往。

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南非说：“好吧，你们可以在纳米比亚保有利益，可是纳米比亚人并不要你们当他们的主人。他们应该从他们自己的人民中找出他们的统治者。”因此，那些在幕后操纵的大国——并不那么偷偷摸摸的了，天天在报纸上都有消息；我们不断看到关于安哥拉的事就是个例证——难道没有从在刚果发生的事件得到一点教训吗？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一个秘书长——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不是别人，就是哈马舍尔德先生，他跑去刚果看看能够做些什么。

这些大国的经济利益并未减少。我想他们的撤出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因为战争和准备打仗都得花费一大笔钱。如果这仅是为了从前的宗主国里的小集团或一小撮人的利益的殖民主义，那就是非正义的。即使帝国本身的人民也和殖民地的人民一样，都是牺牲者。他们都在为这些宗主国内的小集团的利益服务的。

我们且想一想。在大国首都里的人民都应该知道，从经济观点上说，要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是不划算的，因为到头来资产负债表上总是赤字，一九一四年以前和以后的实例足以为证。

战略的考虑最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且让巴鲁迪说，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这对国际事务来讲，是一个神智清醒的办法吗？要不是为恐惧所吓阻，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就发生了。因此，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恐惧。但我们也得记住，恐惧会使有些领导人变得紧张，如果这些领导人变得紧张而又在压力之下的话，他们就可能计算错误。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秘书长劝我们设立的裁军特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将来发生的冲突，可能把我们大家都卷了进去。

其次我们要谈到种族问题。现在这个种族隔离问题虽不是象南非共和国本身那样的种族隔离。但移居到那儿的白种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是同样的高高在上。他们要操纵控制一切。我怀疑这些移居的白种人与南非狼狈为奸，要争取时间来保证即使纳米比亚的政权迟早有一天要转移，也得转到一些傀儡、一些南非的傀儡手里。他们的肤色可能是黑的，但他们仍然是傀儡。我们那里也有替委任统治国服务的傀儡。不论是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黎巴嫩，当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建立委任统治地的时候，他们都是唯委任统治国之命是从的。

但这些政策全都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怎么样适得其反？为什么适得其反？我们都已看得很明白。如果安理会继续在口头上说一说人民的解放，慢条斯理地阐述纳米比亚人有必要尽早得到自由——谁又能说明“尽早”是多早呢——纳米比亚人是不会相信他们的。这个一步步进展的问题，中东已经一再领教过了。解决问题应该一步步地进展。我的老天，一步步——已经二十八个年头了。如果在二十八年这段期间你只走了两步，那么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五十年来走了多少步呢？我们是都不会活着看到结果了。也许连我们的孙子都看不到。一步步。

从这张桌子到门那儿有二十步，每一步都得花二十八年。如果我们将三十乘二十得出来的数字是六百年。我们在这骗谁呀？不是我们，而是那些说“等一等，给南非人一些时间”的人。我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曾对马勒先生说过。马勒先生现在是南非的外交部长。我说：“除非你们顺着非洲人民，要不然你们在那儿是待不下去的。”我认为非洲人民已经很有耐心了。我并不主张暴力，但如果有一天他们变得好战，我是不会觉得奇怪的，又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住我们所有的非洲弟兄不仅是向纳米比亚，而且向南非进军呢？南非人该怎么办？从飞机上杀他们吗？白人要从空中杀死他们吗？我想欧洲白人的良心已经觉醒了。他们会处决那些从飞机上杀死非洲人民的人。那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情报机构会这么活跃。年轻的人都不愿去杀人或被人杀掉。所为何来呢？好让他们自己国内的小集团发财吗？为了什么？威望？什么样的威望？胜利？什么样的空洞胜利。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经济上都战败了。他们现在都破产了。瞧瞧他们的货币，正在贬值之中。我一年又一年地看到了这个现象。不管是美元也好，英镑也好，都是如此。说句公道话，我记得我父亲，他是奥托曼帝国的公民，——我生下来就是个奥托曼帝国的人——为了表态，把一千个土耳其金币交给当局，换成纸币。当时我还很年轻。后来由于土耳其败给德国，这些奥托曼里拉变得一个钱也不值。每一百元或一百二十元才值一块钱。这是经过一个个阶段发生的现象。

一九二〇年代我在法国。一百块法郎变成一块法郎的价值。后来，自从杰出的戴高乐将军在位以后——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一百法郎又再变成一个法郎的价值；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说得现实一点，那些有代表在座的会员国，为什么它们不告诉它们的代表，它们将来会破产的，或者不包括代表们，因为政客总有办法居高位的，但人民将来会破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一点儿存款，但我发现我虽然七十岁了，现在

还得工作，因为存款正在贬值。这没什么好笑。你们还年轻，但等等看：将来为了吃饭，你们必须工作，如果你们不工作，就得靠救济金过活，只能吃得半饱。

那些现在还支持着南非的昔日殖民大国，究竟要怎么样才能震醒它们的神智，使它们解放纳米比亚人？

移居的白种人如何能在纳米比亚本地的政府统治下过活呢？这样吧，南非就在隔邻；让他们搬到南非去——然后我们再来处理种族隔离问题，因为我不想混淆问题。

我已经一再告诉过我的非洲兄弟不要把种族隔离问题和纳米比亚的解放混为一谈。我们会个别处理每一个问题。移居的白种人串通南非来帮助他们留在那儿，因为他们不能在非洲人的统治下过活。好吧，我会告诉我的非洲兄弟给他们补偿。让他们跨过边界，去过种族隔离的生活，直到我们开始处理种族隔离问题为止；我们将来会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的。除非白人去适应非洲的环境，要不然他们是不会有前途的。我为白种人感到难过。如果他们顽固不化地坚持下去，他们不会有前途。如果有这么一天，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把黑炭涂在脸上，我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除非他们改变态度，那时他们就会象其他人一样地被那个社会接受。

我要和我的非洲兄弟争论的是，每一次纳米比亚问题提出来审议时，他们都有一大堆决议。最后一个决议有六或七章。把什么东西都收编进去。我要公开告诉他们——因为我不做幕后工作的——把注意力集中在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上，让我们暂时把种族问题搁在一边。当我们碰到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问题时，我们总会去处理它的。毫无疑问的，我们还会处理罗得西亚问题，我想那儿的黑种居民是四百万而白种居民有二十五万左右。我们有充分的时间。

我要把过去十年之间我所提交的第四份或第五份决议草案读一遍作为结束。我想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个草案，后来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今天又激动起来了。他们还在做着工作文件。我刚才到文件柜台去要一份决议，他们告诉我目前什么都还没

有。在结束之前，我要念这份决议草案。我不想居功，但这份草案并非事后的先见；那时我就心里有数了。

你们还记得这份东西吗？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似乎就是昨天的事呢。

“沙特阿拉伯：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考虑到理事会目前正在讨论题为‘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的项目，并且注意到纳米比亚问题对这个项目有极大关联，

“回顾目前称为纳米比亚的领土，于一九二〇年由国际联盟决定委托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统治，

“又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了依照国际联盟关于委任统治领土的决定的精神和内容，使纳米比亚人民准备自决和最后获得独立，又委托南非接任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

“考虑到自南非承担使纳米比亚人民准备统治自己的责任以来已超过半个世纪，而在这个期间，一切其他委任统治领土都已获得完全的独立，

“念及联合国通过托管理事会，承担了加速非自治领土解过程的责任，

“1. 促请南非将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权移交给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不得有不当的迟延；

“2. 请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协商后，从中立国家委派两名共同行政专员在移交期间内与南非一起管理纳米比亚，移交期间应在两年或两年以内完结；

“3.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以协调的办法，协助南非把权力移交联合国托管理事会。

这是我具体提出的第四个或第五个草案。

“巴鲁迪，拜托，拜托，我们有更好的法子”——自从一九六五年来，话一直是这么说。但这个法子在那儿呢？不过是些动听的话和冗长的决议，加上一些骂南非的形容词罢了。我也能够诅咒的，但把他们大骂一顿并不聪明。我最起码能够说的是：去他们的。

我们阿拉伯俗话说得好，我们不要和葡萄园的看守争吵，我们要吃葡萄。千万不要跟看守吵架。不管你喜不喜欢，还是这个看守——护卫者——是靠谁支持的呢？你知道是谁。他们是代表哪些人的好人，外交官，好一大堆呢。在他们后面的领导人给他们指示：“做这个，别做那个”。但巴鲁迪道出了真相。

我不想得到什么好处或赞美。我可以把这份文本给愿意共同提案的任何人——当然，他不能加上“种族隔离”，“见南非的鬼”及“他们早就应该做了这个和那个”这些话。只要他们还有能够影响世界的国家与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做的。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要我把他们指出来吗？不必的，大家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何必指出来呢？他们告诉我们：“只要商队还在继续前进，就让狗叫叫吧。”当然，说联合国有狗在吠——而商队在前进，这是比喻的说法。但我要严重警告他们：商队将会在非洲的沙上千渴；它最后会走不动的；如果那些是饿狗，他们会把商队吃掉，那就再不会有商队继续前进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很快慰的，而是很悲痛的。当然，这都是比喻的说法，可是如果欧洲人或其他什么人冥顽不化，他们在整个非洲大陆是不会有前途。我要清楚地警告你们。

当我十七岁时，我说：阿拉伯联盟万岁。当时那是一个梦想。当时只有两个阿拉伯国家得到自由。在过去五十三年内，我却亲眼看到——能够亲眼看到，我死也瞑目——二十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南非共和国是什么东西？在五十年内我看到了二十个阿拉伯国家得到自由，现在南非共和国这些

人竟操纵着纳米比亚，并跟安哥拉人作对。这些安哥拉人，不管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什么也好，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儿女？有的儿童正被杀害，是为了什么？为了战略利益吗？你们这些有影响力的国家，让非洲人管非洲的事吧。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年轻的时候甘地说过的话。当英国人告诉他：“可是你们印度人管理自己是会管理不当的。”他反驳道：“我们自己即使管理不当，也是我们的事。”

你们这些所谓大国——我们所谓“大”因为只有宇宙的创造者才是伟大的——该当心即使你们小小的利益都会化为乌有，就象一撮盐巴化在一锅开水里一样。当心点。不要去惹非洲人。

至于你们南非人——我看见这儿这位先生来自南非——告诉你的政府。你还年轻。告诉你们那一代的老顽固，就象我告诉我这一代的老顽固一样，他们是没指望了。只要这些理事国不三番五次的在大会和安理会上玩弄文字，本来是属于纳米比亚本地人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各理事国允许我说话。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曾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已仔细看过一遍中国代表的发言，这份发言的内容证实了我刚才的话。他的发言中，大部分谈的是安哥拉问题。

此外，他提到这件事的时候，照旧用的是不礼貌的态度，给苏联戴上一顶大国的帽子。他说，苏联干预安哥拉的内政。这种造谣中伤的言论，使我想起南非种族主义代表昨天所作的反苏声明，这两份声明的精神和想法显然如出一辙。中国代表诋毁苏联，攻击苏联对安哥拉人民和正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私援助，只不过是转移安理会对解放纳米比亚这个重要问题的注意力。

北京和它在联合国这里的代表自称是捍卫被压迫人民福利的斗士，事实上却正与压迫者为伍。北京领导人的这种背信弃义的政策，在他们对待安哥拉人民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北京一方面扬言支持各国人民从殖民主义压迫下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而与此同时却在行动上同南非种族主义者携手合作，帮助他们加紧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种族主义者及其雇佣兵正想扼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帮助南非加紧对纳米比亚进行干预。换句话说，他们背弃了备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略的非洲人民的利益。他们正和南非种族主义者阴谋合作，给予非洲种族主义者和正努力要消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个年轻的非洲国家的其他势力军事及其他援助，为新老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的利益服务。

联合国记得很清楚，中国人和中国曾经同南非一起搞过阴谋，而且进行了很久了。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中国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当时的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一起，投票反对一项经多数通过要求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草案。当时被称为不神圣同盟的三个成员中，中国是其中之一，它赞成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而南非就在目前安理会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一点。中国代表和南非代表的反苏论调是一样的。这表示它们这个联盟仍然存在，甚至还加强了。南非种族主义者和中国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在进行反苏的诬蔑和谎言，以转移安理会对解放纳米比亚这个适时议题的讨论。

我要引述最近出版的《新闻周刊》的报导。它在这里报导说，代表约翰·沃斯特政府智囊团的非洲科学家们最近要求建立中国与南非的关系。南非和中国在安哥拉内战中支持的是同一股势力。

这是一份消息灵通的杂志的报导。报导说，中国人竟愿意同南非公开联盟，不惜在第三世界面前信誉扫地，这事尽管似乎难以置信，但北京却可轻而易举地在幕后进行合作。这就是这本美国杂志的报导，听起来是有点道理。

这是事实，不管中国代表怎样耍弄花招，他也无法规避这些事实。他不能用他惯用的反苏宣传，掩饰苏联对安哥拉的真正立场，这个立场已在一月二十六日苏联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明得清清楚楚。副常驻代表在回答南非代表的反苏言论时曾提到这封信，我也请安全理事会的各位成员研究一下这份文件。

“苏联遵循其基本立场，已经并将继续向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给予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殖民化的决定的。这对目前正在抵抗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侵略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也是完全适用的。”(S/11947)——

而北京却在支持这些势力。中国想把联合国拖下水，来帮这些势力的忙。

前几天，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以人道援助为口实，正式提议应对正在安哥拉武装反抗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反抗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的亲帝国主义各派提供开发计划署的援助和财力援助。中国正在帮助这些派别这件事，已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最近一届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得到证实。

我们拒绝并且藐视美国代表莫伊尼汉先生、中国代表赖亚力先生和南非种族主义者博萨先生所捏造的可耻谎言。这三个人正四处造谣中伤苏联，说什么苏联正在使非洲殖民化，对非洲人民进行控制。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荒谬的谎言更荒诞的了。苏联并没有在安哥拉寻求经济的、战略的或其他的利益。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协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保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对安哥拉爱国志士为民族自由和独立而进行

的英勇斗争给予援助和支持，我们以此为荣。我们曾援助过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许多别的非洲国家。它们有没有变成苏联的殖民地？我们问一下这个问题，才能看清并了解这三位外交官所捏造的所谓苏联使非洲殖民化的谎言，荒谬到什么地步。联合国的人都在嘲笑这样的谣言谎话。有人说，还是叫他们对小孩或呆子去说这些神话故事吧。说不定小孩和呆子会相信他们，但我甚至怀疑连小孩和呆子也不会相信这三位造谣中伤者所散播的谎言和神话。

苏联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我们同已经承认该国的大多数非洲国家一起，赞成使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军队和法西斯雇佣兵的分遣队立即无条件撤离安哥拉，这些雇佣兵是国际杀人犯，只要给他们钱，他们连亲手杀掉自己的父亲都不在乎。

我要强调指出，在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中诞生的这个非洲新的主权国家已得到多数非洲国家的承认，但是，谁承认了与这个国家作战的那些派别呢？谁同它们建立了关系呢？这就是这些派别不代表安哥拉人民的最好证据。那些正在援助它们或企图给它们援助的人，他们的处境不仅尴尬，而且可耻。安哥拉人民应当获得正常的条件，在独立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在和平、自由和独立中发展的方式。

赖亚力先生（中国）：中国代表的发言每一部分都是同我们目前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密切联系的。马立克先生一听见中国代表提到安哥拉，就粗暴地打断中国代表的发言，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一句谚语，叫做“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心慌”。马立克先生如此害怕别人提到苏联干涉安哥拉，就是因为苏联在那里进行扩张，而觉得心虚理亏。

马立克先生诬蔑中国同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势力站在一起干涉安哥拉的内政，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歪曲、造谣和诬蔑。这是完全徒劳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也是光明磊落的，不是马立克先生造谣、诬蔑所能诋毁的。马立克先生刚才的一番发言完全是贼唤捉贼的卑劣伎俩，

是转移视线的拙劣手法。我们要问马立克先生以下问题：是谁对抗非统组织决议，在安哥拉支一派，打两派？是谁瓦解了安哥拉三派联合过渡政府，破坏了它们达成的五次联合协议，八次停火？是谁派遣军事人员，运入大量新式武器，一手挑起安哥拉内战，使安哥拉人民自相残杀？是谁利用安哥拉问题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不和，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对于这些问题，不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非洲的公正舆论已经作了明确的答复。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分裂安哥拉的内战的根源是苏联的干涉，苏联由于对安哥拉的干涉已经成了一个制造死亡、不和与混乱的贩子。事实正是如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手挑起安哥拉内战，破坏非洲国家团结的罪魁祸首。

必须指出，马立克先生高唱的所谓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实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它用的手法完全是殖民主义的一套。一种手法就是破坏团结，分而治之。它破坏安哥拉三派解放组织的团结，挑起内战。它还企图破坏非洲统一组织的团结。它还采取另外一种手法，这就是出武器，运送外国军队打头阵，挑动安哥拉人民自相残杀，从中渔利。这些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新丑恶行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所干下的罪恶活动，是绝对抵赖不了的。它的罪恶行径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一看这个所谓高唱“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超级大国，是多么卑劣，它的侵略、扩张，继承老沙皇的衣钵，争夺世界的野心是多么地狂妄！它可以嚣张一时，但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主席：在我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以前，我必须声明，虽然我知道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我不能限制讨论的范围，但是作为我国政府的代表和坦桑尼亚这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要发出极为郑重的呼吁，就是参加安理会这次辩论的非洲国家希望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也向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呼吁——各理事国尽可能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内发言。用昨天我从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西南非民组）来的兄弟的最有说服力的话来说，我们不希望对纳米比亚的讨论受到“拦劫”，使它成为对安哥拉的讨论。因此，我向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呼吁，我们只讨论纳米比亚问题。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只想说，我们已经结束了今天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我是对中国代表团诬蔑苏联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要说的都已在第一次答辩时说了，但我要强调指出，中国代表故技重施，攻击苏联。有罪的是那些同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的人，不是那些诚心帮助自由战士和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人，不是那些帮助安哥拉人民爱国志士的人。

中国代表还是老样子，提了许多问题。俄国有句俗话说，一个人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令一百个圣人也难以答复。我并不一定要回答中国代表的问题，但我还要迁就他一下。

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我要说我们在安哥拉问题上同多数非洲国家是一致的。在安哥拉问题上，中国是同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北京站在他们那一边。全世界都知道。

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应安哥拉合法政府的请求给它援助的。

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建立全国政府曾表示支持，但是，是谁破坏了這個主意呢？不是苏联。那是中国代表可耻谎言的说法。是外国间谍的走狗们破坏了這個主意。我们支持过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变成了苏联的殖民地，它们都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任何公平客观的外交官都可以证实这段话。只有造谣中伤和说谎的人才否认这一点。

我们甚至用武器支持过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而中国显然没有因此变成苏联的殖民地。正好相反，中国变成了反对苏联的人。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赖亚力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在刚才的答辩中举出苏联疯狂干涉安哥拉的一系列事实，并向马立克先生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马立克先生根本不敢回答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是再次借助于诽谤和诬蔑。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马立克先生政治上的堕落和做贼心虚。

主席：在宣布散会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马里驻联合国代办送来的一封信，其中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因此，安理会如果同意，我提议根据惯例和《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马里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马里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马里代表西塞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根据我同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我要告诉安理会，下次会议将在明天上午十一时举行。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